

# 厄德里克儿童文学中的印第安性书写

李长利, 邵英俊<sup>①</sup>

(首都体育学院 外语教研室, 北京 100191)

**[摘要]** 文章从印第安人的动物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印第安人的家园意识三个层面入手,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厄德里克的儿童文学四部曲。该四部曲充盈着印第安的民族灵魂和血脉,是对印第安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性格的精妙注解。厄德里克以其赤子之心将碎片化的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化刻画并展现出来,续写着印第安人的历史与记忆。在全球化如火如荼、民族文化日益难以为继的当下,厄德里克对印第安民族性的书写无疑使得由世界不同民族构成的总体文化更加灿烂多彩,凸显出深刻的人类学意义。

**[关键词]** 厄德里克; 儿童文学; 印第安性; 人类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6-0121-05

在历经两次文艺复兴后,印第安文学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作为第二次高潮中的代表性人物在印第安文学中的地位自然不容忽视。厄德里克的作品得到了学界的深入研究,但是对其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关注不够。本文将厄德里克四部以奥玛凯阿丝为主人公的儿童小说:《桦树皮小屋》(The Birchbark House, 1999)、《沉默的游戏》(The Game of Silence, 2005)、《豪猪年》(The Porcupine Year, 2008)以及《齐迪克》(Chickadee, 2012)做总体考察,进而探讨厄德里克通过四部系列儿童小说对印第安性的书写。

## 一 动物崇拜与万物有灵的印第安宇宙观

该系列小说虽从第一部《桦树皮小屋》开始就浮现出种种危机:冬季严寒中食物的短缺、白人对印第安土地的入侵、与其他印第安族群的冲突、狩猎或迁徙过程中与极端环境的抗争等等,但由于故事是以家族为纽带连结起来的一群奥吉布瓦部的孩子为主人公构成,总体上呈现出清新活泼的特征。小说对印第安奥吉布瓦部生活周围的自然风物以及日常生活的精细描写,族群中老老小小都充满着积极乐观的心态,洋溢着希望与力量。而与故事展开密切联系的是四部小说中都分别出现了不同种类的动物。动物在整个印第安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印第安民族中有着浓厚的动物崇拜的传统,甚至把动物与自己的祖先联系起来。生活在原始大森林中的印第安民族,依赖着土地和森林,靠种植与狩猎生活。大自然中生活的动物一方面是印第安人生命得以维系的食物来源,同时也是印第安民族强大的精神源泉。

小说中出现的动物都充满着灵性,反射出生命的光辉,可以说是和主人公一起促进故事发展的另一类特殊的主人公。奥玛凯阿丝拯救的乌鸦(Andeg),虽然遭到了弟弟品奇的诬陷以及母亲的抽打,但是在一家人充满歉意的呼唤下还是飞回到奥玛凯阿丝身边。同样,当品奇的脸上被豪猪扎满了刚毛,但在伤痛与饥饿双重折磨下的小品奇却说服姐姐留下这只小豪猪,因为“武士绝不会报复无助者”<sup>[1]</sup>。奥玛凯阿丝的乌鸦,品齐的豪猪,实际上都是脱离了族群的无助者,还是孩子的他们对无助者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实际上他们的这种行为在印第安人中是很普遍的,欧洲白人在踏上美洲这片土地之初就得到了印第安人的热情帮助。印第安人认为人与自然万物都是宇宙中平等的存在,互相依存,相互尊重,从不会表现出丝毫的贪欲,各种生命依此生生不息。最后一部《齐迪克》讲述了奥玛凯阿丝的双胞胎儿子齐迪克的故事,齐迪克在奥吉布瓦语中是“山雀”的意思,小说的主题表现了“弱小的东西拥有无限的力量”<sup>[2]27</sup>。而前几部中调

**[收稿日期]** 2015-10-12

**[作者简介]** 李长利(1980-),男,满族,河北青龙人,首都体育学院外语教研室讲师。

<sup>①</sup> 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皮的品奇在此成了齐迪克的刚毛叔叔(Uncle Quill), Quill 正指“豪猪的刚毛”。奥玛凯阿丝在奥吉布瓦语中意为“跳跃的青蛙”。系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和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无时无刻得到与之相关的动物精灵的佑护。

这些动物伴随着主人公们的成长,成为他们家庭中的重要一员,给他们以欢乐、帮助以及希望。奥玛凯阿丝“手里捧着鸟儿,她将它放在地上,等它飞走。它静静地站着。当她试图嘘嘘的哄它飞走时,它仅仅跳了几步,拍打着受伤的翅膀。奥玛凯阿丝望望四周打算找一根大树枝赶走它,让它忘记疼痛,这时什么事情让她停了下来。她低头看着这只鸟,鸟也抬头望着她,平静,信任的好奇似乎要大声说话”<sup>[3]59</sup>。小说中对动物的刻画是拟人的,也是传情的。传情是因为动物与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同感的关系。人能够体谅动物的辛苦,动物亦能感悟人的不易,动物与人之间可以达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忠诚、信任,甚至是牺牲。在主人公们由于客观原因不得不和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小伙伴”分别时,这种无限眷恋以及生离死别,是这般让人柔肠寸断。

幼年的奥玛凯阿丝就通晓了与熊交流的能力,最终熊成为了她的守护神。“当熊被猎杀,皮被取下之后,奥玛凯阿丝感觉它看起来像人一样可怕。她也听到过熊的哭声和笑声,和人的一模一样。祖母还曾看到过母熊用胳膊摇着幼熊,就像人类的母亲摇着自己的孩子。岛上没有谁会投掷熊的骨头。每一块熊骨都会被恭敬的收集起来,然后掩埋,所有的骨头都会这样。熊宴上,熊的头骨会用彩带装饰,放在整洁的红布上,对他说话,表达敬意。”<sup>[3]35</sup>在老塔娄的眼中,“这些狗也需要一份出力的活,就和我们人类一个样子。这也是为何狗也有它们自己的饭碗。它们不同于人类,它们是狗人,但毕竟也是一类人。在所有动物中,它们是唯一能守护在我们周围的。”<sup>[4]56</sup>老塔娄的猎犬主人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亲情的关系,在狩猎中帮助塔娄围捕猎物,同时守护着塔娄,保护主人免受伤害和攻击,直到最后为了保护塔娄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塔娄与猎犬之间这种亲密关系,在《豪猪年》的结尾处通过奥玛凯阿丝的祖母讲述出来,故事让人心痛的同时,也充满了无限的温情,一种人与狗之间在苦难中相依相偎生发出来的温情。

印第安民族中的动物崇拜是印第安万物有灵宇宙观的一个主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厄德里克将印第安的这一思想通过儿童文学的形式展示出来,而北京师范大学王泉根教授在分析动物文学时曾论

述道:“动物文学直接搭建起作家与少年儿童关于生命、生存、自然等具有深刻意义的话题平台,为少年儿童提供了比其他儿童文学样式更多的关于力量、意志、精神,关于野性、磨难、挫折、苦难以至生与死、爱与恨等的题材和意蕴。阅读并领悟动物文学所具有的这种独特而深刻的精神内核,对成长中的少年儿童不失为一种精神补钙。”<sup>[5]</sup>厄德里克的儿童四部曲,如联系每部中出现的动物,以及人与动物间建立起来的亲密情感,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成如上述论述的动物文学。实际上,厄德里克小说中正是通过印第安奥吉布瓦部的孩子的成长以及大自然中的动物的联系传达着一种关于生命与自然、力量与磨难、爱与恨等普遍的人类情感。使用儿童文学的体裁进行书写,更让人看到一个充满灵性的、淳朴的、孩子一般的印第安民族。

“在美国印第安人心中,大自然是人的生存依靠,是一切神秘力量的源泉,它的内部仿佛蕴藏着一种所有存在物都能领会到的神秘语言,人和万物共同生活在大自然中,他们都具有理解这种潜在语言的能力,并能以这种语言对话、交流,人与万物共生同存,相通相融。”<sup>[6]</sup>厄德里克记录了印第安人的生活起居,实际上就是一幅人与动物、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的画面,人对动物和自然风物所投入的敬仰以及动物和自然对人的回报。虽然也有食物短缺的风险,但总体上,印第安民族是乐观的,因为从老人到小孩都尽力为族群中危机的解决出力献策,也有神灵的佑护,在关键时刻,一位通灵的动物会主动献身给人类,这似乎是人类在平时对以动植物外显的神灵敬仰的最大回报。

“印第安价值观念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相互平等和谐的观念。他们信奉万物有灵论,相信自然万物与人一样,都具有生命和神性,同属一个相互平等的大家庭。人类绝无榨取蹂躏自然的特权,任何满足生存需求以外的占用资源活动,都有违神意而必招致自然的报复。”<sup>[7]</sup>印第安人对自然的索取是节制的,而欧洲白人对自然的态度与印第安人截然相反,白人在开拓疆域的过程中大肆砍伐森林,围捕猎物,建立农场,盖房屋和教堂,小说中令人谈之色变的天花、昏天暗地的大火以及装满动物皮毛的车队,都暗示着印第安人世代谨遵的关系被打破,从此他们要远离自己世代生活的家园,系列小说也因此透露出一种故土难离的浓浓愁绪。

## 二 祖先崇拜与印第安的民族文化遗产

《桦树皮小屋》系列小说描述了以奥玛凯阿丝

一家为代表的奥吉布瓦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冬天搬到雪松的小木屋中,天气渐暖全家一起在河边建起桦树皮小屋,全家一起秋收,储备食物准备过冬,冬天里老人围着篝火给孩子们讲祖先的故事,鞣制鹿皮,缝制衣服和鞋子,采集草药,男人们外出狩猎,贩卖兽皮,整体上呈现了一幅平安祥和的大森林原住民日常生活的动态景象。联系四部作品,刻画的人物众多,除了一群或吵闹或乖巧的孩子之外,还刻画了一些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老者形象,尤其是老年妇女形象。年长者在印第安民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向孩子们传授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讲故事……讲故事的人往往是家庭或部族中的年长者”<sup>[8]</sup>。印第安有着悠久的口述传统,印第安的小孩的成长依靠族群中年长者通过讲故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获取知识,最为明显的是《桦树皮小屋》中以春夏秋冬四节为小标题的章节中都包含着一个长辈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年长者积累着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知识,成为印第安文化、历史及习俗的保存者和传承人。

四部儿童作品见证了以奥玛凯阿丝为代表的印第安奥吉布瓦部族中的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在姐姐的耐心、弟弟的调皮、祖母的智慧、塔娄的神秘、母亲的急躁、父亲的机智能干中,奥玛凯阿丝从一个在精灵岛天花泛滥中幸存下来而奇迹般被收养的小孩成长成一个懂得爱与理解的大姑娘,结婚生子。小说在以工笔画似的笔触来刻画奥吉布瓦部落生活起居的时候,自然也有危机与苦难的书写,但是每一次印第安民族都能转危为安。“厄德里克通过描写受族人尊敬的祖母对奥玛凯阿丝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使其对周围自然和神灵开始认识,表现长者在文化传承上重要的指导作用……。”<sup>[9]</sup>我们自然可以预见之后的奥玛凯阿丝一定会成为祖母一样的角色,会用智慧与神灵对话,会在梦中得到神启,并在醒来的时候对梦进行解释,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老一辈的印第安人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会帮助奥吉布瓦部走向未知的明天。

老一辈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孩子们的是关于一个“族群”的观念。在奥玛凯阿丝梦中得到神启而挽救了危险中的父亲之后,族里的老人对奥玛凯阿丝说,“神灵赋予了你一个了不起的功力,但你千万要记住这个功力不是你的。这个能力是为了你族人的幸福了,用这个能力去帮助你的族人,千万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滥用它,一旦那样,这个能力就会离你而去……。”<sup>[4]221</sup>到了奥玛凯阿丝的后代齐迪克那里,他同样领会到了这个道理。齐迪克因身材瘦小

而遭人贬损感到自卑的时候,老态龙钟的太祖母告诉齐迪克:“山雀能够在冬天的严寒中保持清醒的状态,山雀能够依靠最微小的种子生存下去。他是我们的先师。他教会我们奥吉布瓦人生存的技能。他在不同的地方存放粮食。他从来不将食物一次吃光。我们也一样。山雀细心的照料他的家族。父母外出都会将孩子们带在身边。他们永远在一起,就像我们奥吉布瓦人一样。此外,山雀总能够在危难处保持乐观。他勇敢,目标远大,山雀身上有无限的意义。你拥有这样的名字非常的幸运。”<sup>[2]28</sup>是太祖母教会齐迪克要对同名的精灵的敬仰,让齐迪克认识到不起眼的山雀身上体现出的智慧。齐迪克正是通过哼唱同名精灵的歌曲,冲破重重困难与家庭团聚的。年少时的双击侠(Two Strike),桀骜不驯,仰仗高超的狩猎技艺而感到优于其他兄弟姐妹,因此对他们呼来唤去,后经过祖母的训导,让双击侠意识到印第安人所有的能力都不是属于个人独有的,而是属于整个民族,要正确地使用神灵赋予的超凡能力。成年后的双击侠变成了和塔娄一样的部落守护者,也和奥玛凯阿丝建立了一种不可用语言来表述的姐妹情谊,当齐迪克被人偷走之后,双击侠用自己的勇敢安慰着焦急的奥玛凯阿丝,挺身而出随族人一起去寻找丢失的齐迪克。

《沉默的游戏》开篇奥玛凯阿丝遇到的一群落难的印第安部落,“这群瘦骨嶙峋、饥肠辘辘、万分恐惧的人艰难的爬上岸。他们垂着头,害怕且羞愧。他们就像一群瘦干了的苍鹭,拖着细长的腿,身上的衣服如同耷拉下来的羽毛。只有他们的头人,一个高个子的老人,身着破损的衣服,迈着高傲的步子,以一个头人应有的风度高高的抬起头。他静静地站着,等候他的族人集合在一起。当所有人都上了岸,人群集合起来后,他举起瘦弱的手,用眼神示意大家安静。”<sup>[4]1-2</sup>这幅画面从奥玛凯阿丝的视角观察着一个落魄的印第安部落,群像中头人被高高的凸显出来了。

事实上,印第安部落中的年长者对后代的所有教导,无论是对祖先的敬仰还是对自然的敬畏,其实质都对内指向了印第安族群。读罢小说,读者感受到的是年长者对晚辈的关爱,这也是关乎印第安的前途命运问题,只有将智慧与信仰传承下去,印第安民族作为一个群体才有存活下去的希望。此外,系列小说中刻画的众多人物可以在不同代际间进行对应。奥玛凯阿丝会成为祖母一样睿智的老人,不断给自己的子孙们以关爱和智慧,教会后辈们如何摆脱疾病的困扰,如何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如何对印

第安的祖先以及大自然保持应有的敬意。双击侠无疑成为了一个塔娄样的部落守护者,塔娄实际上是因为苦难的命运使她失去了妇女的优雅,放弃家庭而选择孤独,最终成为有着无穷力量的狩猎者,在食物极其缺少的情况下,多少次都是塔娄带着她的一伙忠诚猎犬给族群带来食物,直到最后为其他族人而失去了生命。姐姐安吉丽娜(Angeline)自然也会成为像母亲一样的女人,靠着灵巧的双手支撑起温暖的家。正是这种成长,见证了印第安文化在年长者间传递的有效性,也预示着以奥吉布瓦部为代表的印第安人顽强的生命力。

### 三 浓郁的家园意识与印第安的“感伤文学”

“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传统的,与主流文化有着鲜明的差异。他们依旧维持传统的家族血亲制度,以部落作为社会和政治系统的核心,信奉传统的价值观念,举行传统的宗教和世俗仪式。与其他美国人不一样,他们害怕竞争和紧张的生活节奏,轻视个人占有而崇尚共同分享,依恋部落亲情,注重群体的作用,畏惧孤独,不愿意远离故土。这种传统的气氛弥漫于土著社会,与现代的物质和技术形成强烈对照。”<sup>[7]169</sup>扎根在特定的地域文化之中的文学创作,厄德里克的系列儿童小说深深体现了作者对印第安民族性的书写。而印第安的民族性,除了上述宗教信仰的精神层面之外,还体现在印第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尤其与欧洲白人文化相迥异的物质文明层面上。

印第安原本属于狩猎民族,生活于大森林之中,择林而居。冬季寒冷时用雪松建造木屋,夏天热时在河边使用椴木线和柳条建造桦树皮小屋,选材的柔韧性能够抵挡住暴风雨的击打,“他们在水波宁静、持续的拍打声中进入梦乡。清新的风拂过宽阔的湖面,吹散炊烟,驱散了在镇子里叮咬他们并嗡嗡而至的蚊子。镇子里整晚上狗不停的乱叫,而这里却安静极了,唯一能打断他们美梦的就是那低沉的吹过松树的风。”<sup>[3]12</sup>这是一幅多么安宁的世外桃源啊!

但随着白人的野蛮驱赶,印第安人被迫离开他们熟悉的林区,来到陌生的大平原,他们熟悉的小木屋和桦树皮小屋无法在平原地区搭建起来,他们失去了最初的家园。小说的最后一部描述奥玛凯阿丝一伙在前往大平原的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改变在他们心理上造成的震荡。而与此对应,当齐迪克在摆脱束缚,沿着河岸一路逃回家时,看到低矮的灌木丛以及零星的树木这些模糊的家的印记之时,他的内

心涌现出了幸福的感觉。再有,在齐迪克随叔叔品奇的车队返回家的途中遭遇乌云一般扑来的蚊子时,大平原上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庇护,只能任由蚊子的叮咬,而他们内心唯一希望的就是刮起大风,但是这样的大风也依然属于森林之中的。

大森林中生活的印第安人,日常生活主要围绕狩猎展开,小说中刻画的生活细节很多也是关于狩猎的,捕获的猎物不仅仅是食物的主要来源,他们所穿戴的衣服和靴子也都是通过动物的皮毛制作而成,因此小说中对鞣制鹿皮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尤其是奥玛凯阿丝对鞣制鹿皮的情感变化,从最初的厌恶,到最终鞣制一手好鹿皮,父亲还特意为她制作了一把属于她自己的刮刀。传统的印第安生活中,男子外出狩猎,妇女负责家务,鞣制一手好鹿皮也是奥玛凯阿丝成长起来的标志。

在齐迪克逃跑的路上,他遭遇到了—伙白人修女,虽然言语不通,但是通过眼神和手势,在齐迪克弄清楚她们是想将自己的衣服换成她们的衣服的时候,他本能是抗拒的。“齐迪克穿着一条软软的皮裤子,鹿皮衫前襟两侧垂着两道妈妈为了好看而缝上的豪猪毛,靴子上的软毛温暖着双脚,绑腿又使得裤子加厚了一层。他总带着皮手套和软毛的帽子……。”<sup>[5]93</sup>这身传统的印第安服饰,不仅使齐迪克抵御严寒,还让他内心感到安全。小说中对印第安人的服饰,无论是塔娄帽子上象征勇气和力量的鹰羽,还是幼年的奥玛凯阿丝将塔娄送给她的念珠缝在可爱的小弟弟的靴子上,再或是对母亲和父亲的靴子的描述,都使得一个个活生生的印第安人跃然纸上,体现出了印第安人朴素的审美观。

除了狩猎,印第安人还种植稻米等作物,而种植和采集粮食是以族群集体作业的方式展开的,小说中对秋天来临时一家人修理船只,出行前祖母还要举行独特的仪式,将烟叶献给慷慨的神灵,感谢神灵的慷慨馈赠。途中一行人敲打着印第安的手鼓,唱着欢快的歌曲,水稻田附近搭建房屋,一家老小赶着季节“谦虚”地收获。在印第安人的眼里,一切都是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进行,不违背自然的规律,也不违背祖先的规律。正是由于对规律的恪守,印第安人才能在这片土地上顽强地生活下去。印第安的信仰与典仪,无论是祭奉的神灵,女性的成人礼,医治疾病采集的药物,还是连接天地的烟斗,都是基于他们数代生长于此的土地的,他们的衣食住行依赖着森林,给予他们力量的舞蹈和歌曲也是献给同样生活在此的动物和神灵的。

对印第安人而言,生活中的每一个物件以及每

一个举动都具有仪式般的象征意义,印第安礼仪不仅仅是娱乐和社交活动,而且是“传递箴言和知识、为眼目提供借以观察世界的美与安宁的框架、将个人维系到大家庭、宗族和部落网络之中的文学”<sup>[10]</sup>。但是,历史的车轮,毕竟会将弱者碾压。“我们的土地。我们种植野水稻的河床,猎场,捕鱼的小溪,还有花园。甚至我们都玩完了,他们拿到了我们爱人们的骨头,他们都不会满意。我早就想过了。”<sup>[3]79-80</sup>印第安民族在遭受白人的驱赶与同化过程中,最先感受到的也是这种具体的原始家园的丧失,随着家园的丧失,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被迫发生改变,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信仰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创。因此,在阅读这些印第安文学作品的时候,读者总能感觉到一种因为家园丧失而生出的感伤。

#### 四 结语

厄德里克系列儿童小说讲述的是1840年到1866年之间发生在印第安奥吉布瓦部落中的故事。四部曲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孩子们的不断成长,体会到了一种勇敢、责任、善良、爱、平等普世价值观,让我们亲历了一个会唱歌跳舞、会讲故事的民族,一个对疾病、天灾与人祸等一切苦难都能够乐观解读的民族。这是一部关于印第安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民族性格的精妙注解,也是一种对印第安美学的浓重书写。通读几部充满童真与稚气的小说,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厄德里克对她所属的印第安民族的深情满满,在全球化与日俱深的今天,民族的独特性也日益难以为继,于是各种民俗村在旅游业的发展下越来越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但是此时的少数民族人群,是以他者形式出现在游客异样和猎奇的眼光中的,游客们无法深刻体察生于斯长于斯

的少数民族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对周围的环境与物件所投入的情感,他们获得的大都为视觉和味觉上的感官满足。厄德里克作为有着深厚印第安传统的知名作家,她有资本将碎片化的印第安人以及印第安文化刻画并展现出来。厄德里克的书写恰似建立了一座永恒的民族博物馆,为印第安后代人循着祖先们的足迹,继续听故事、看人性、续写印第安民族的历史与记忆。

#### [参考文献]

- [1] Louis Erdrich. *The Porcupine Year* [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2008:15.
- [2] Louis Erdrich. *Chickadee* [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Inc. 2012.
- [3] Louis Erdrich. *The Birchbark House* [M]. New York: Hyperion, 1999.
- [4] Louis Erdrich. *The Game of Silence* [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2005.
- [5] 王珺. 动物文学:献给成长的礼物[N]. 中国教育报, 2014-08-22(3).
- [6] 王晨. 桦树皮上的随想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28.
- [7] 李剑鸣. 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1994(3):157-174.
- [8] Barrett C A, H J Markowitz.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M]. California: Salem Press, 2004:255.
- [9] 梨会华. 路易斯·厄德里克的儿童文学创作——兼评《桦树皮小屋》四部曲[J]. 外国文学动态,2013(4):41-43.
- [10] Sanders Thomas E, Walter W Peek.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Indian* [M]. Beverly Hills Ca: Benziger Bruce & Glencoe Inc. 1973:xiii.

## The Writing of Indianness in Erdrich's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LI Chang-li, SHAO Ying-jun

(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levels: animal worship, ancestor worship and Indians' home awareness, this paper conducts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tralogy. Bathed in Indian's national spirit and blood, Erdrich's writing serves as an excellent note of Indian's religious belief, customs and personality. Erdrich managed to deliver an elaborate portrait of the disintegrated Indian people and their culture, contributing to the inheritance of Indian history and memory. With the integrity and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cultures increasingly threatened by globalization that is gaining unprecedented momentum, Erdrich's depiction of the unique Indian culture is of great anthrop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adding color and glory to the overall culture system comprised of various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Key words:** Erdrich;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Indianness; anthropological